



四書輯疏

大學二

一

□ 12
3519
2



3519
2



大學章句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舊音指鄭玄王肅李軌諸家禮

記音而朱子蓋因之也今讀如字如從隨也謂讀為大小之大從字之正音也

子程子曰

詹氏曰集註初以大程子小程子為別次稱伯子叔子最後以其學同通稱程子云

子者有德之稱猶今稱先生然子程子後學宗師先沈子之例也陳定宇曰程子上加子字後學宗師先

稱之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蔡虛齋曰此書

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氏之遺書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此書開示人以其途轍次第為入德之門景氏曰由是入門而堂而奧不差矣今按漢以下諸儒不識此書所載乃孔子所傳之學故程子云爾氏字亦指學術之詞入德二字出中庸謂造至誠至聖之域也此指

明也諸儒者已止於至善而新民者可以止於至善之
地也諸儒不識此書之用故程子云爾只此二句程
子所以有大功於後學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

之存而論孟次之此為學次第第八條目先后之次序也

孟次之謂以論孟次大學而讀也朱子云語孟却是
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一書體統都具玩味此

書知得古人為學所鄉却讀語孟學者必由是而學
便易入可見蔡虛齋說不可從

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蔡虛齋曰是字指大學或問

焉則是不由是而學也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
於聖門則是差矣今按度近辭差舛也大學乃孔氏

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道語入德之門無如大學
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伊川語

朱子以二程子道同合其語而
為一稍加彙括以成此文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金仁山曰古文二字相似所致

類也○大學者詞也今按金滕親迎孔本作新逆之

大人之學也吳伯章曰大人猶

自四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古人四十曰疆始仕

是四十五以前皆從事大學之日也○大人之學謂

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學當謂

學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

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

眼分法例處今按大人蔡氏兼齒德言則小學小人

之學也可謂誤矣孫詒仲謂大學大字即是大人大

字無異明明之也通義曰此釋上一明字蔡氏曰猶

致誠正脩在內則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

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許白雲曰人之所得乎

靈正說不昧反說作一串看下○人之所得至萬事
者也明德正訓下三轉却是說上明字陳定宇曰天

謂理之主宰乎陰陽而能生者物者也李岱雲曰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是統體明德具收理應萬事是分說他體用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具眾理應萬事只在虛靈不昧裏面故下以字而字乃胡雲峯輩俱以虛靈不昧為心具眾理為性應萬事為情又或以虛靈不昧為明具眾理應萬事為德種種差謬陸稼書曰虛靈不昧是德之明處而謂之明者以其虛事亦是德之明處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最是呂晚村曰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有謂明德是心之體不如此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虛玉溪曰虛猶鑑之空明猶鑑之照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黃勉齋曰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金仁山曰眾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眾理之名目也胡斐才曰以字接上而字串說者也二字統上三句合來方完明德之義今按虛空也謂寂然不動也靈神也謂感而遂通也虛靈所謂明也故經筵講義作至明明光也德之尊號也合理氣兼知行言味冥也不昧

申言其明也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例陳北溪謂虛靈以氣言不昧以理言誤具備也應答也但為去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是內根物欲是

外深明明德是要變化氣質消除物欲朱子曰氣稟所拘多只通得一路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此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能解讀書或只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礙林次崖曰如稟得木氣盛金氣衰便被他拘了其性多慈祥而少剛毅然此其善者又有惡一邊如懦弱無斷邪佞是惡也陰陽五行皆然朱子曰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蔡虛齋曰是兩平說但九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金仁山曰拘者束而不得開之謂蔽者蓋而不得見之謂今按經筵講義經傳通解及諸本作人欲一本作物欲於義為長或問語錄蔡氏許氏景氏直解指南亦皆於此用物欲字今從之拘止也蔽障也謂氣稟物欲二者能使明德

不行乎日用之間也。不可必謂氣拘指生初言物蔽。指生後言自人言之則雖下愚之質終身昏昧自明。德言之則亦有時而昏也。有時而昏或引素問。有昏時而休管子形有時而變為明德或有昏昧之時極是。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林次崖曰本體之明未嘗息謂自有發見之時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韓氏曰遂者繼事而終之辭李岱雲曰因其所發是初下手工夫遂明之便涵全體工夫以復其初便炤止於至善已該極盡地頭矣朱子一句能備全義如此胡斐才曰所發承本體之明來故曰因明之承因其所發來故曰遂復初承遂明之來故曰以明之一因字見錯過不得須用察識一遂字見停待不得便去擴充中村氏曰初字指本體非謂稟生之初林次崖曰此是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朱子曰譬如鏡馬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今

按息新者革其舊之謂也。革改也言既自明其明德止也。舊故也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音烏

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音烏

聲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然欲有以新之金仁山曰推己之明德以覺人也黃際飛曰氣拘物蔽就入身上講舊染之污則兼風俗不好邊說胡斐才曰去其舊汚使昏者復明似煥然有維新氣象今按推進也人者對己之稱解民字亦旁及之辭染漬色也汚濁也去舊汚雖就止者必至民言而其實則在上之事看使字可見於是而不遷之意。朱子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也朱子曰遷只是移動之意吳孫右曰止字以工夫言與知止字有別今按是字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子曰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至善猶今

人言極好○至善只是十分是處○一事自有一事
 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蔡氏曰九事理皆有當然
 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至善者極也至善
 猶言至極之理也蔡虛齋曰此解字義其實只是明
 德新民之所極九事不屬明德則言明明德新民皆
 屬新民只入在這兩箇圈子裏
 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上至善朱子云不特是理
 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
 依此則兼知行說為是蔡虛齋曰新民止於至善此主
 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
 也其勢安得盡如人意觀夫沒世不忘一節亦可見
 其主在上人言矣但新民者本心固未嘗不欲民德
 之新各止於至善也今按上之新民者若教若養事
 事處得恰好無一夫不獲則在我之所施則民德之
 明皆可止於至善故曰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
 氣質之稟不齊脩為之力不至故在下之所化則不
 能人人皆明其德故曰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化則
 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其意本不相悖悖林次崖止就
 民說還非或曰不能皆明其德其為新民之至善如
 何曰譬之天地之生物有苗而不秀者有胎而殞者

天地之道亦有不盡乎張氏曰至於之至諸本多作
 止非也此至字應上文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至
 蓋至則用功之辭而不遷然後見其止也
 又按經筵講義經傳通解作至今從之
 以盡夫音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上文分
 解止與
 至善之義至此又合解止於至善之狀也天理天生
 之條理也人欲人心之意欲也毫長鏡毛也一毫言
 至少也私不公也謂不合正理也陳定宇曰天理人
 欲相為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
 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李岱雲曰把至善放在事
 上看便是事理當然之極對人欲之私看便見其為
 天理之極無有二也吳義夫曰止於至善為明明德新
 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虛
 未人曰明德新民內便有止至善道理非謂先明德
 新民後求方求造極也但恐人不識真的即以小善
 小康自足故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中村氏曰此大
 又申言此句
 非指書也陳定宇曰綱以大綱言如綱領之有綱網舉
 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然此

領字不過湊網字說耳今按網大繩也領衣要禴著
項領處金山曰網之目領之體則下八事是也蔡
虛齋曰謂之綱領者
以其統乎條目也

註異 陳定宇曰道猶方法也序所謂大學教人之法
是也此道字與以理言者不同如孟子所謂君

子深造之以道今按虛齋以為事物當然之理
者非胡斐才鄧雉千從之誤王松塢曰三箇在字蓋
指其方法所在而言使人知視此以為用功之地也
蔡虛齋曰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貼說大謬也鄧雉
千曰民者對己之稱暗兼家國天下之人新是推成
己以成物暗指齊治平之理不專指治百姓也李岱
雲曰新民雖兼養在內但古人立言各有所主此主
推己之明德以及民使之亦有以去舊染之汚則重
教不重養即語類所謂禮樂法度政刑俱指去舊汚
說貼教不貼養或問甚明不得以補出為周密胡敬
齋曰一則是君德既新有以感化引起他同然之心
一則是施設教條他去做工夫三則是有政有刑
禁革其非心使之向善益固去惡愈夕也呂晚村曰
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

安得有二三以俗學論之己物對峙亦止兩綱領耳何
必有此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
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康事功是知有明明德而
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
一綱領吃緊為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
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抵薛敬軒曰明德新
民原無兩事明新止至善亦非兩時然大學必分而
言之者要以內外源流其緒悉條理各有節度正不
可漫言一貫而自蹈於躐等之差耳此又古大學之
意所以異於支離寂滅之學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做此依此意觀之○止者所當止之地
即至善之所在也 蔡虛齋曰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

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謂止也胡斐才曰此止字指理所在故另解今按虛未人以爲止至善止字者誤至善是實止是虛故不曰即知之則志有定向之至善也曰即至善之所在也

指明明德新民者所當止之地志心之所之也定靜也向趨也心一向於是而無疑惑也黃勉齋云如知君止於仁則胸中定以仁爲向可見定以心言與或問以理言各有所當不可混而一之蒙引說不是

靜謂心不妄動 動也亂也與對動之靜少異此靜非不靜之謂也說統謂念之安謂所處上下同而安曰所處所起只在至善稍差

雖以身言而安亦以心言與定靜同但稍深爾胡敬齋曰安者隨身所處而心無不安也此安字不對危字看正對勞字看今按朱子謂心安又謂就身上說而不謂以身言諸家以身言者不可從仇滄柱謂安屬身確不可移未可曉語類曰安只是無艱疏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無淺深林次崖與靜慮謂處事精詳周聘侯曰精是細無分別之說亦非也

似不能惑詳是包舉不遺而大小本末無不該今得按言方事來之時方解去區處恰好也亦就心言得

謂得其所止 謂其明德新民者必至所當止之地矣非謂已止者故陸稼書云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若說知得自然行得此是深一層話非此章正意

註翼 蔡虛齋曰此節承上言明德新民固皆欲止於靜安慮而得矣揚復所曰五而后字俱是相承語當輕看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言朱子曰此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中自是安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慮○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且

如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德地是孝及至事親時不
 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慮是思之重複
 詳審矣○定靜安是未有事時宵次洒然慮是正與
 事接處對同勘合也今按潘瓜山以安為事物之來
 時者非陸稼書曰能慮寂難事有猝至有雜投有關
 利害有介疑似平日講究都靠不得究竟不能慮亦
 是知不熟○翼註云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
 不單承慮呂晚村曰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
 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中小層
 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此小層級中重
 難層級也陸稼書曰益定靜安慮總在知行之間不
 必拘拘分配又按定靜安慮只指知止後心體言也
 諸家靠實至善
 說似不可從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蔡虛齋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今按此明德與克明德之明德
同木下曰本此假言先也木上曰末此假言後也明
德治己也故為本新民治人也故為末就工夫言人

己雖兩物明新則一統底事故曰本末非萬物一體
 之謂翼註陸稼書收之亦謬洒掃應對正心誠意
 以事之大小分本末明德新
 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人曰始是起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頭終是然尾
 是後做的工
 夫故曰先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
 節盧未人曰九曰結者皆總上文而約言之鄧雉千
 曰總為上文明新知得示個下手
 次序今按意上文所言之指意也

註翼

其有序周聘侯曰首節明新平說未見本末意
 次節知得串說始終意隱而未露此特揭出以示人
 見人當知所從事也兩有字指示何等精神朱子曰
 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知止
 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
 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己之
 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許白雲曰物

即事也事即物也物有形而事無迹故互舉就明德
新民以己對人言故曰物五者是一事之始終故曰
事吳稽山曰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事者何指作
為而言之也陸稼書曰物有本末之物指明德新民
言是以物之大綱言格物之物指事物之理是以物
之散殊言雖其歸則一而所指不同今人牽合為一
則誤矣汪武曹鄧雉十說不可從金仁山曰方是見
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陸稼書曰
蒙引謂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遠之近之知字又在
知止之前呂晚村謂此猶中庸知遠之近之知字又在
右曰知亦不是空知就是用工夫處知前後也吳因
之曰不是先做完了這一件然後去後那一件蓋於
相須並進中畧畧分個漸次而已黃氏曰此道字聖
人之道也金仁山曰學者誠知本始之在所以先而未
終之在所以後焉則務本循序而至道近矣今按大學
之道以方法言此道以事物當然之理言虛齋以大學
學之道為當然之道故曰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
道可謂誤矣孫潛村胡斐才鄧雉十陶謹之輩並從
之不是陸稼書以此道為方法亦誤陸稼書曰聖人
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

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箇先後非上節預起之也
盧玉溪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
言語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箇先
字應知所先後字應知所後謬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

有以明其明德也金仁山曰言既自明其明德而推

其明德也蔡虛齋曰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以至士
庶人皆是也明明德於天下其實則是謂明天下之
明德也章句或問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
不但明一己之明德而必明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
明德於天下陸稼書曰蒙引謂其與本文不類所以
發其意耳極妙史氏伯璿極力回護反不明白今按

本文明德屬己章句明德屬天下之人孫詒仲說誤
 本文不曰欲乎天下者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混
 領於條目而以見其本一事之分合耳使字在上之
 人使之也史氏說虛齋以為謬者是也然亦就上之
 所施者言不就下之所化言不心者身之所主也耳
 然則凡民亦皆當入大學也
 目鼻口四肢百骸之誠實也
 誠實也金仁山曰實真實之謂
 所聽命而至貴者也
 力意者心之所發也
 朱子曰意是主張要恁地○意
 則主於營為今按發發用也貫
 終始而言也不但指初發處若但指初發處而言則
 與獨無列且誠意工夫豈但起頭而已哉蒙引謂意
 只是動之端陸稼書孫端
 人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實其心之所發
 猶言實其
 者上分解誠與意故至此連綴以立言也下
 文推極吾之知識窮至事物之理亦同句法
 欲其必
 自謙而無自欺也
 言誠意工夫為欲其必自謙而無
 自欺而為之也自謙謂此心之發
 用實於為善也自欺未實於為善也一正一反說共
 屬功效山崎氏云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室氏以必字為用

力之辭以自謙屬工夫非也此一句諸本皆作欲其
 為朱子絕筆所更定輯釋大全從之吳伯章蔡虛齋
 仇滄柱汪武曹吳志忠之徒還以舊本為定本山崎
 氏曰經筵講義作一於善儀禮經傳通解亦致推極
 然然則必自謙絕筆之所更定也歟今從之
 也陳北山曰推之而至於謙知猶識也
 陳定宇曰不可直
 於盡有所用力之辭知猶識也
 以識字訓知字故
 著一猶字後九言某猶某也皆做此黃氏曰知是心
 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之神明妙眾理而
 宰萬事者是也中村氏曰天下國家身心意物皆實
 豈得知獨為虛乎今按識亦實字如神識精識是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金仁山曰推極
 者無不至於盡而已中村氏
 格至也
 陳北山曰窮之
 曰知字虛即明之所照也
 此處之辭陳北溪曰必如吾身
 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物猶事也
 物有本末
 與物言故事物字狹此物兼事在中故物字濶故窮至
 曰物猶事以見與有本末之物有別也閻齋謬窮至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去聲無不到也金仁山曰事物者

之事物也○極處者至善也林次崖曰事事物物皆

有所當然而不容己與所以然而不可易所謂理也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陳定宇曰條目如木之有條

條目者正以其

隸於綱領也

註翼 鄧雉千曰此舉古人為學次第而歷指所先至

倒說侵下饒雙峰曰就八目逆推工夫今按因以見

序不可亂也朱子曰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

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

上看來欲與先字差慢得些子在字又緊得些子○

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

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金仁山曰諸條之工

夫日用動靜之間交行並進但推其所以然之故則

有前後之序惟致知在格物不分前後許白雲曰格

物致知以知言誠意以下以行言蔡虛齋曰上文不

曰在治其國在齊其家云云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

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自誠意以下

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

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陸稼書曰或疑在字

與六箇欲字先字無分別後面云治國在齊其家亦

用在此字矣何嘗與欲字先字有緊慢之分乎此又不

然經傳中字句同而義異者甚多不得以此駁彼也

指南曰通節以明德貫治齊是明德於國與家修身

以下總是明德於己權氏曰夫子傷時之嘆屢稱

古以言之如曰古之學者為己古之愚也直古者言

之不出之類是也此經亦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言古以嘆今之不然夫子之前未有聖人不得位者

則言古以嘆今之不然夫子之前未有聖人不得位者

之言也楊復所曰國以邦畿言今按此古字亦指周

之盛時也俱兼化之治理一國之人而使可以明其

接莫違其則也孫詒仲說謬正操存省察使不失其

心之正也呂晚村曰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即心

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為用工

節次耳非又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為二也○心兼動

靜

與

心

兼

動

靜

與

心

兼

動

靜

與

心

兼

動

靜

與

心

兼

動

靜言朱子曰格是到那般所在○眼前凡所應接底
 都是物○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
 是格不盡但物格於此則知盡於此矣○格物是零
 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飽
 也○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
 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
 且字其病甚多○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
 全體皆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
 見其明無所不到金仁山曰自其心而論之則四端
 之性情理欲之界限志意之邪正在所當格也自其
 身而論之則言行之節交際動作之宜容止威儀之
 則在所當格也推之於家則有父子之親兄弟之序
 夫婦之別朋友族姻之交凡其為事皆所當格也推
 之於國則國之事不異於家也而所以君臣上下之
 義事長使衆之節仁民恤下之政教化之施刑政之
 宜制數之度至於百官有司之事皆所當格也推之
 於天下則天下之事不異於國也而所以為綱常經
 紀之化均平充拓之道禮樂刑政之達開物成務撥
 亂反正之規四海九州風氣民俗之殊開物成務撥
 懷化禦之略至於財用甲兵之節制皆所當格也隨

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
 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而其為法或索之
 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因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
 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
 物是非之跡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
 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陶謹
 之曰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言物則理自在理猶懸
 空就物上理會方見得實體今按格物所以致知而
 不如誠意以下各自為一件然亦有內外之分故不
 可謂格物即致知所以格物亦為一目也蔡虛齋及
 諸家零碎全體之說不可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

治去聲後做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

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朱子曰若知大而不知細知高

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至耳中村氏曰至則知識已至全體盡頭處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亦是會意

可得而正矣

胡雲峰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此則

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誠則心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另一節是當會於言意之表也室氏曰格物致知固非二事而物格知至一時而然故章句斷自知至意誠以下為之說而心正身脩以下亦脩身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

以下新民之事也

金仁山曰脩身以上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明明德也齊家以下

下至治國平天下皆所以新民也中村氏曰是以本文先字為上而當在後者為下也非行文之序今按

此以八目之工夫分配明新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

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陳定宇曰意誠心正身脩明明德所

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得此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中村氏曰皆字指誠正脩齊治平六者今按此以八目之功効分一網止至善之一網也

註翼

精里先生曰格物物格此與勝私私勝同文法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非物自到也奇明

彥說恐不可從世有踏襲此說者故辨之問物格而後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呂晚村曰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為至此一箇而後比下六箇而後較輕今按物格於外而後知即至於內故本文用而後字章句不用可得字孫詒仲不為此故謂而後二字與下文不同可謂誤矣饒雙峰曰下節就八

目順推功効今按孫詒仲非之不可從精里先生曰
蓋語類於學庸有効驗之說言其非工夫耳其所
為効驗則各自不同如中庸九經尊賢則不惑一節
言其如此則自然如此為効驗正義如知止節則言
知止至能得中間四節相仍而見者以其非工夫故
謂之効驗可也如物格節知至而後意誠則言必知
至而後意誠可也如致知非以意誠之誠可拱子而
收其功但以意誠之誠可以得而致者由夫知至而然
下文皆然亦謂之効驗不可也又按因以見功不可闕
也孫詒仲謂初無功不可缺意不是或問謂知無不
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
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
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
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盧未人謂物格知至只一
件事雖著一後字但言相因非有漸進工夫知至以
下句句都要工夫蓋知既致又必戒自欺而後意誠
意既誠又必去心之有所而後心正心既正又必不
辟於好惡而後身脩又必仁讓教家而後家齊家既
齊又必教國人然後國治國既治又必絜矩以處天
下而後天下平又按所以上目既到而後下目可得

而致者合此二說方完呂晚村曰此節而後字與知
止節而後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
此節而後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混看與知止
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後只作急口疊文
其為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逐箇而後各有工
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後真精
神也陸稼書曰不但致字與至字不同上節誠正脩
等字與下節誠正脩等字俱不同上是以用功言下
是以功效言翼註曰平者普偏之意與齊治不同又
按使天下之人各得分願而無不均也室氏曰物格
知至與意誠心正之類固皆以全功言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大凡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蔡虛齋曰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
以上為脩身而設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陳定宇曰此字指脩身而言葉知道曰因此身之既脩而推之耳李岱雲曰錯字亦不可忒然看輕了錯之家便有齊之事錯之

國便有治之事錯之天下便有平之事但道理在脩身以上做透則推己及人知之既明處之自當故曰舉此而錯之耳人看做全便無事便不是○陳新安以一效字抹倒齊治平之實事亦鹵莽之極

註翼 饒雙峰曰此是於八目中揭出脩身為總要處言之黃勉齋曰天子族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鄧雉子曰以至字包公侯卿大夫士許多人在內今按本字亦以先做的工夫言諸

人多做本根本源看非也聖人蓋謂天下無不可脩身之人以使人知所務也精里先生謂讀大學者先須要理會以脩身為本五字亦此意天子族人本皆屬汎言而其意則欲明八目中脩身最為先務也故章句以八目釋之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指先做的工夫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之所而在而言

文兩節之意 上文兩節之意指說八條目也朱子曰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旨益深矣據此則諸家單重脩身者不可從胡雲峰曰前節則於工夫中括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括出身與家反結也盧未人曰詳論大學之目而結其有要

註翼 翼註曰亂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陳定宇曰末謂天下國家○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陳北山曰國天下本非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胡期僊曰否是無此理室氏曰上所厚薄言恩義自有厚薄之分下則謂盡其分為厚不盡其分為薄也申村氏曰未之有言未嘗有此事也今按所厚所當厚所薄所當薄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五字

○張秦嶽曰右是措以前說陳定宇曰蓋疑辭朱子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申村氏曰

正經之文為孔子口授曾子者朱子於序決之
只疑其或古昔既有此言而孔子特誦而傳之
耳蔡虛齋曰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
子論述之言今按述著述也經筵講義作記

其傳去聲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陳定

則決辭朱子曰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
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

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今按意志也朱子
曰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

意只是提起一事使舊本頗有錯簡室氏曰舊

人讀著常惺惺底今因程子所定程子

所傳之本今按差有曰定正也

頗有錯謬也簡牒也程子

所定本二程全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五百四李岱雲曰朱子蓋從伊川之本而稍

十六字更之今按更再也考經文以經統傳

程氏之舊而殊為序次也張叔與說誤

九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室氏曰經謂所

謂所引楚語彙犯之言皆與傳者之言雜出

也今按統總也紀會也無統紀謂支離而不

貫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

密蔡虛齋曰人之四肢百骸雖各自為一體

然惟血與脉則實相貫通故朱子借此以

形容之○文理接續就過度處說血脉貫通

就其中指意說○文理接續只就一章之內

言其逐節意義之相承非通言十傳相承也

中村氏曰十傳文例大抵始于淺而終於深

也今按如首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

也陳定宇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

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今按不盡釋韓古遺指淺深始終者謬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

作能明德語意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

聲響頓異如云克厥宅心克明俊德之類可見

註翼許白雲曰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朱克

外曰首引康誥言此德當致明之功次引太甲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諝古是字○大甲商書鄧雉千曰有上中

篇顧謂常目在之也諝猶此也朱子曰古註云常目

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

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

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

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

之而不可得矣○目在如目存之常知得有此理不

是親眼看只要常常提撕在這裏莫使他昏昧了子

常見得長地在面前樣豈是有人交常見得信○只是

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真西山曰今

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所謂顧諟即此意饒雙峰曰

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

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蔡虛

齋曰此目字當緊帶着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

箇活字也惟恐失之○命本明顧之者欲其常明

而不昏也今按此目字如左氏目矐并揚子三年不

目矐之類也金山曰若曰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

在者愈專若曰訓審則所以兼存也或曰審也陳定宇

察之功者愈密二義所以兼存也

審顧諟乃見得子細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

我之所以為德者也朱子曰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

之明命就人得之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言若一而而言謂之明德言若一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言若一而不到氣拘物蔽天之明命便昏昧了若能常常觀著無間斷則無時昏昧而發見於日用之間矣所以當有顧誤之功也李岱雲曰曰常曰無時便該動靜而言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以滿全量言陳定宇曰明德以

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指南曰自其具眾理應萬事故謂之峻汪武曹謂峻德深於明德則不可從李氏曰但指己身之德而言吳季子錯引書言以下光四表格上下當之可謂誤矣當從蒙引為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吳稽山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

自明其德耳吳蘇右曰言字照上三个曰字

註翼

林次崖曰自字輕虛未人曰自明謂明己之德對新民之德看蔡虛齋曰著此一句以列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似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三引書固有次第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也他皆倣此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張泰嶽曰傳是訓解其義上而孔子的經文逐件解釋其義分爲十章這首章是解明明德後九章倣此今按首始也釋解也曾子引康誥其意以為學大學之道者當實明己之德也又引太甲以為欲明己之德者當如顧諟之功夫也又引帝典以為若實加顧諟之功則必有克明峻德之功效當以此為準必至於峻而後止也所以下解經文所謂明明德之義也其引古語固斷章取義不必拘本旨亦不必拘本人下皆倣此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通貫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金仁山曰沐頭為沐以杓澆身以扞承之則為浴今按沐浴之盤本孔疏

正字通云盤盛物器或木或錫銅為之大小淺深方員不一浴器曰盤然則沐浴之盤或非常用之盤所謂扞之類亦未可知也張叔與謂浴謂盥手泥或銘

沐器或銘浴器未必銘兩盤也五日或三日所必用者也故曰常用之器未必銘日日用之也邵

氏謂盥頰之盤辨疑謂飲食之盤亦泥銘名其器

以自警之辭也

陳北溪曰刻其辭於器因外以警其

註云名書文也今謂苟誠也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

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陸稼書曰凡人在昏迷最難覺悟

其心以去上聲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山曰此言其所以於沐浴之盤而銘以自新之辭之意也○因新潔其身之器取自新其德之義○欲因其

其器之常用而得觀其辭以常警也今按惡言誠能不善也謂人欲之私也垢塵垢滓汗所集也

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

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

陸稼書曰蒙引謂滌其舊染之污只是物欲

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今按滌洗也問隙也

註翼徐仁父問曰新是明德事而今屬之自新也朱子

曰然朱子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

而新民之端也蔡虛齋曰自新之至謂己能自新也

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陸稼書曰日日新
又曰新無未新者則更新已新者則常新且愈新三
意○前一新字是汚者復潔後二新字是潔者不復
汚總是無間斷之意陶謹之曰日日是不間意又日
是持
久意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朱子曰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
也韓氏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曰數語作
之之術胡雲峰曰此正釋新民所引只添一作字蓋
我能自明其明德又能鼓舞斯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使之皆自明其明德故謂之作
民也王觀濤曰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
也自新據上節章句則與
自明同只明己德之謂也

註翼

精里先生曰樸舊解此節義從蒙引頃聞薩江
田生說始悟其非而改之先是既以或問此段

為不同章句而經筵講義亦同或問故並以未定
之說殊不知經筵講義於本文下注乃章句也無一
字異此章句或問講義皆一意而新字當連上作字
不可連下民字之明證也讀講義時鹵莽蹉過注文
以有此誤蓋民之自新由上之有以新之今按自新
之民貼本文民字新字連作字讀故不復釋新字且
真西山此段講義曰既未作新士大夫又何以作
新民哉葉知道曰上面既言能自新者如此下面始
言所以作新斯民者饒雙峰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
之之機實在我皆作新連用可見新字連民字言者
始予許白雲而諸家雷同耳然亦有不從其說
者若揚復所曰此武之所以作新也之類是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
自以及於民新而始受天命也陶謹之曰周自后援
雖舊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風丕變始受天之眷
顧命則維新也而新民之驗可知矣蔡虛齋曰受天

命是為天子也文未為天子但王業自文始胡斐才
曰按或問天命之有天下句當依蔡說蔡虛齋曰
是就新命上推出一新命又就新命上推出一自新
陸稼書曰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處有關係自新
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位育盡性而至
參贊是所以新命處只是言其足以動天地感鬼神
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至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
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之命與顧諟天之明
命命字不同

註翼 朱子曰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今按文王能新
其德以及於民故或問以自新新民之極並言

然此節正意却是重新民上陸稼書曰其命
維新原是驗但是因驗見極不是只說驗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此言自新而不止於至
善則無以為新民之本

新民而不止於至善則無以為新民之本
新新民皆無所不用其極者為皆欲止於至善之故

也欲止二字解用字胡
斐才謂止字解用字誤

註翼 此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吳孫
右曰重勉人意自新新民須抑揚說方得釋新民本
旨如云自新必用其極始有以立新民之本新民必
用其極始有以盡新民之道蔡虛齋曰此君子之言
或以為指湯武文王者非也朱子曰極即至善之云
也李岱雲曰或問明云用其極者求其止于是而已
止于是之上又加一求字可見用字在止字之先是
求止之工夫盧氏止則非紛紛擾擾用則非槁木死
灰已成列義景氏能止然後能用更自倒說了今按
孫潛村謂猶言
造其極也亦誤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陳北漢曰盤銘言新民之本
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

新民成
效之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白書肩流

卷一

大學

二十一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許白雲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

謂之王畿王者所自治今按邦畿千里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謂之至善而已吳因之謂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可

緡詩作絲○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

反蔚紆弗之危陳北溪曰土高曰丘隅是丘之一角

蔚者草木盛多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

有以自藏此鳥之飛集所以必止於此也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指南曰

當然言吳孫右曰此節見人當知所止重孔子說詩

意重一知字孫詒仲曰此節只是說人當知所止而

要得止意在言外知字不兼得蒙引

未當今按孫潛村以蒙引為是誤

註翼朱子曰黃鳥也金仁山曰夫鳥者羽物之微

也而身之所處猶能擇其可止之地而止之

萬物之靈也而身之所履不能審其當止之理而止

之則是鳥能擇其所止而人反不能知其止之理而止

止言人字泛講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陶謹

穆穆以德言不淺近而深遠不可測識胡斐才曰不單作德容於歎美辭緝繼續也

熙光明也朱子曰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陳

也接續光明無時止息此明德之所以常明也陳

溪曰連續而無一豪之間光明而無一物之蔽真西

山曰緝之與熙非二事也能緝則能熙矣吳孫右曰

緝熙是己能如此不是方用工今按或問曰聖人之

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

而所止者莫非至善據此則緝熙以心言明德之所

以明而敬止明新之止於至善也陳定宇說為是周

聘侯謂熙便是明德緝便是日新又新意非朱子意

孫潛村以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黃勉齋曰

為甚精誤緝熙之效能接續光明則自無不敬而且安所止也

陳定宇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

比吳孫右曰敬不在心上在事俱就見成說周用齋曰

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不止陸稼

書曰按此自說敬止在一時不是說敬止是一事若

因之云敬便是止則偏矣○按敬止俱兼體用仁敬

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

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氏之說不可從若真西山

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止於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

非至善蔡虛齋曰聖人之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

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於問二反究窮盡也精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

止而無疑矣朱子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究其精微

通其餘是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須是就君仁
臣敬子孝父慈與國人信上推究精微各無不盡之
理此章雖人倫大目亦只舉得三件必須就此上推
廣所以待下又如何尊卑小大之間處之各要如此
陳定宇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之類
意許白雲曰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父子國人之類
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
夫義婦順兄弟友弟恭之則胡斐才曰究其盡其兩其
字俱指五者今按推推求也類比也傳文舉聖人
之止以示學者標準者其意在使學者至止於至善
之地故朱子推類以盡其餘以教人下手用功曰究其精
微之蘊又推類以盡其餘蓋其用功若斯而無疑於
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止而無
疑而後止於至善可得而廣幾矣

註翼

胡斐才曰前兩節雖引起至善未正言其實
恐人錯認故引文王立簡規模仁敬孝慈信是
其實也今按此仁敬蓋淺言之仁民之仁敬
之敬或問云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于
姑息敬或墮于阿諛可證嘗以此章仁敬問精里先
生先生曰章句無解其意可見矣其意亦如此胡期

僂曰國人指岐周人民交相臨相接又按與國人交
自為人君中抽出言之爾猶使民以時特為愛人中
之一事也陸稼書本艾千子謂內而師傳外而友邦
豕君不可從胡斐才陶謹之從之誤指南曰凡發施
政令皆是信是誠意
流通終始不移之意

詩云瞻彼淇澳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業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
喧諠詩作諛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

澳之篇淇水名澳隈鳥回也曲隈水猗猗美盛貌興去聲

也陳定宇曰謂因物起興也朱子曰以綠竹斐文貌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

文文章德之切以刀鋸居御反刀所以割也鋸鐵葉

解木琢以推直追鑿陳定宇曰推亦作捷所皆裁物

使成形質也謂成个片段模樣磋以鑿音錫他浪反

之器陳定宇為礪石未是錫以鐵為斷磨以沙石皆

治物使其滑澤也滑利也澤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

同反下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

緒緒端緒也所謂成形質也胡斐才謂先切琢而而

益致其精也物之純至曰精陳瑟嚴密之貌倜武毅

之貌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朱子曰是

乃其寔也今按嚴嚴敬密鎮密許白雲曰武毅是剛

武強毅林次崖曰武勇力也毅不息也又按嚴密武

毅只是敬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蔡虛齋曰章句曰赫

而不息也赫喧宣著盛大之貌宣宣著盛大之貌赫

氏分解赫宣著貌宣盛大貌而詩傳却解喧為宣著

可見饒氏之穿鑿陶謹之曰宣著於喧義為近盛大

於赫義為近必由宣著而後盛誼忘也道言也學謂

講習討論之事陳定宇曰所以致知也知視行為易

大意習是習熟討是探討論是辨論既講之又重自

習之復討論之許白雲曰講習討論是一串說

脩者省悉井反後不察克治之功陳定宇曰所以力

故以治玉石比之許白雲曰省是內自警察是密察

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去治者平之此去其

許白雲曰是德存於中者完林次崖曰此心惺惺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更無放逸走作此即所謂恂慄

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朱子曰輝光之著乎外也真西禮夫是之謂儀今按象與像同摹放也引詩而釋之

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動容周旋莫不中

以明此謂發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吳棫右曰此處訓解詩之文義乃從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善

之由由因也屬工夫蔡虛齋曰此道字與本文亦同

同經文得字專以行言此得字兼知行言陳定宇說欠安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

裏之盛陳定宇曰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今按共就功效言卒乃指其實

而歎美之也陳定宇曰謂盛德至善吳棫右曰恂慄德中村氏曰指其實

即嘆美之非兩項也

德中村氏曰指其實

註翼

瞻視也朱子曰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今按有斐君子猶言有文君子

子也故唐孔氏曰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

學問之盛矣饒雙峰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

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來陳定宇曰此借

淇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之君子也張泰嶽曰我

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學問之精密而德容之盛

美乎呂晚村曰學成德備方有此有斐君子之稱胡

期僊曰此斐然有文之君子其所必有文如此者由

其初用功之精也楊復所曰瞻彼淇水之隈澳綠竹

猗猗然而茂盛以興有斐之君子皆有字連斐字讀

至鄧雉千陶謹之諸人亦然世或有字管到子字

讀者何也陳北溪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

有倫有序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盡徹所以如切

而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

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也許白雲曰瑟兮以

下皆以效言汪武曹曰方蛟峰乃謂瑟是工夫細密

個是工夫強毅云云非朱子意揚復所曰數兮字俱

不兼後世說蓋是詩之作武公猶存時年已九十餘

是語助辭鄧雉千曰終不可誼猶云到底不忘之謂

下皆以效言汪武曹曰方蛟峰乃謂瑟是工夫細密

個是工夫強毅云云非朱子意揚復所曰數兮字俱

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也許白雲曰瑟兮以

而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

-11 327 15 872" data-label="Text">

有倫有序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盡徹所以如切

讀者何也陳北溪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

也○自脩者把自已身分上先打疊得乾淨了又按
 王觀濤自字不輕說誤朱子曰盛德以身之所得而
 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金仁山曰盛德至善
 者謂盛德之至善也切磋琢磨求止於是而已矣又
 按此兩節所謂不忘者俱謂不忘其人也然其所
 不忘者則不同此節所以不忘者因其其在己之德
 於至善也陸稼書之說不妄呂晚村曰顧麟士云此節釋
 善也陸稼書之說不妄呂晚村曰顧麟士云此節釋
 詩一段即貼衛武公而不及及以以上節為人君五句
 貼文王下節親賢三句貼前王例觀而知之也按此
 論極謬章句五引詩皆借詩之語句發明止至善道
 理耳如敬止止字詩文屬語詞而此竟作實字則語
 句且不執定解况語句所指之人之事乎依渠例將
 邦畿節貼武丁孫子縣蠻節貼周衰賤者乎又按此
 說極確不獨此章也通一篇皆然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

歎數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君子兼德

美也宇謂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淺說因之陸稼書以

為太拘然章句用後賢在後王之上可見賢其賢者

後賢而親其親者後王矣陸說不可從孫詒仲不識

此意所以云云也亦可謂謬矣李岱雲曰看來後賢

亦兼有後王小人謂後民也位小人以此言前王所以

之賢者在內

新民者止於至善此親賢樂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

不得其所此所謂親賢樂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

愈久而不忘也沒終也慕系戀也由親賢樂利

不忘親賢樂利俱所以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

明新民者止於至善也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

當熟玩之謂長聲而歎矣淫液謂音連延而流液不

絕之意吳伯章曰俗本誤作決饒雙峰曰咏歎言其詞淫液言其義淫液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今按咏嘆淫液借作不道破而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之義也玩弄也

註翼

朱子曰親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或指前王之身親或指前王之澤樂○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朱克升曰賢其賢者以之為聖以之為賢而加敬之心也親其親者以之為祖以之為父而加愛之心也揚復所曰前王有樂利之澤以遺後世故小人為後民者世享其太平之福而樂其先王之樂且世賴其田里之制而利其先王之利蔡虛齋曰其者皆指先王也林次崖曰親賢樂利非新民之止至善所以致親賢樂利者則新民之止至善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第一節言九事皆有至善第二節言人當知其

至善所在第三節實言止於至善兼明新在內第四節言明明德而止於至善第五節言新民而止於至善以咏歎之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是與人情實也實誠也引夫子之言

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呂晚

引孔子之言至使無訟乎已止無情二句則曾子解使無訟之義故註又下而言二字聖人即指孔子指南曰非一時勉強于不敢者不惟不能欺而且不忍欺如虞尚質成而羞讓是也今按虛空也誕欺也蓋我之明德既明陳定宇曰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本乃傳者言外之意今按我猶己

也就聖人言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

無也之畏服民之心志自明德言觀於此言可以知本

末之先後矣陳定宇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

按言觀孔子此言則可以知本末之當先後矣故下文承以結之云此謂知本

註翼

張泰欵曰聽是聽斷訟是爭訟蔡虛齋曰無情

訟者也無訟者民德之明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

之新也此處不可不聽訟為未使民無訟為本蓋是

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字當玩味

是孔子自說也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

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

○須把聽訟一句置了只就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

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

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

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孫詒仲曰蒙引以無訟為

末使無訟為本極是也小註皆以聽訟為末非也孫潛

村曰蒙引以無訟為末使無訟為本嗣後存疑翼註

說約淺說及晚村滄柱武曹諸公皆遵之惟聘侯岱

雲則以聽訟為末使無訟為本按二公之說實本之

雙峰玉溪○岱雲評方麓先生文云纏住聽訟為末

無訟為本終與章旨未合則亦似自悔其前說之非

又因勉錄後載一條云無訟是本可見稼書先生不但

本大畏民志之所以然方是本可見稼書先生不但

聽訟為末云云是其從前未定之說也故斷以無訟

為末使無訟為本為的解陸稼書曰無訟只是新民

中一節講家有謂新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

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本聽訟是末者尤謬無訟尚

是末即大畏民志尚不是本大畏民志之所然即

一層語翼註曰盡字亦不必泥只作逞字看不是只

說八九分不十分說鄧雉十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無訟也大畏民志使無訟也傳者以此二句申使無

訟一句胡斐才曰情對偽言者字作人看大字精言

刑驅勢迫使人畏服亦小矣此字指孔子二句觀此便知物有本末非謂孔子知本也今按此謂云者承上文而結之詞如此謂誠於中形於外之類是也此之謂云者名之詞如此謂如誠於中形於外之類是也孫右曰此章釋本末所該者廣獨言訟者乃因引聖言之故而舉之以例其餘也又按此章之義蔡虛齋得之李岱雲兄弟非之者却非孔子之言原非有明本末之意曾子見得包明明德為本之義在內故引來釋本末然只舉本末而未自見矣故曰此謂知本而指點之章句亦無一語及聽訟者可見以使無訟對聽訟而分本末者皆非正意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王若林曰傳但釋本末不及始終者蓋終始即是本末中

事故經文先以本末始終對言而後但言脩身為本則終始自寓其中即此章本末既釋則終始亦可以例觀立傳之法固一本經文之意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一終

